

學

統

學統卷之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

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鶩。
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
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
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
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
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
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
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
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上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

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
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
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
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
卜○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願○
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

歿。卜子教授於西河。西河之木。疑以爲孔。示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於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已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於詩。

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垆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

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龍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

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
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
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
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黜○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
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峰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
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初無精粗大
小之殊也至於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
不可淆紊半途而廢與凌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
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
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
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於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
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摘華撿藻
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
而駕虛耽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
言神化虛憍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
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之十五終

學統卷之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褒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

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益。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先生吏當死。詔

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
方○外○攘○四○口○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
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千○石○宏○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
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
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
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
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

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先生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

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
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
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
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
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
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

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

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

外如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三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

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
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
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
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
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卽孔子

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
明○道○不○計○功○卽○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
此○非○真○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
乎○使○董○子○得○出○於○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
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
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於○不○免○夷○考○
其○時○殆○亦○宏○偃○輦○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
事○莫○大○於○對○君○行○莫○重○於○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
身○之○言○也○其○間○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

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於禳祥識
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
止雨閉縱陰陽等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咒之
邪術爾曾謂董子大儒而爲之乎卽其言曰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
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
露一書未必皆出於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
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爲之爾
有識者惡可不爲之致辨哉 學統卷之十六終

學統卷之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

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
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
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先生
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
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
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
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
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先生行。

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口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遍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

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
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
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於。
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
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鐔。素。忌。其。直。奏。言。某。
終。狂。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
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
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
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名拜國子監
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
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旣行衆皆
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
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

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恠○汗○伏○
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
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
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
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
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
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
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

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在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却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

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沉淪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

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真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

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

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
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
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
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
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
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
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
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
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動
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
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
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
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
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
也。

又曰孟子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

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

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
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
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於
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楊子謂善惡
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
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爲有見
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

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
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楊偏駁者可
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
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
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
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
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難

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輿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於闢異端而晚年失足於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統

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犁其庭也。一旦
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
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
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於荒誕。卑者胥溺於辭
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
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
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
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
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之十七終

學統

卷之十七 學統

三

學統卷之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廸仕仁宗朝殿
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
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虔奉父命涪州
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
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

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爲足也。於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

司法叅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沽
具酒食召鄉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
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
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
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
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
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
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
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

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
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
贊助之力爲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
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
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命名旣入見問治道先生以
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
執政爲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
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

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

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敎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爲

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程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程子荅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曠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

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荅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

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
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

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
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
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
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
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

了。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又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

也。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卽神無方曰兩、故化、卽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口爲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

爲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旣去。則天地

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與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橫渠早年馳騁於孫吳。泛濫於老釋。一見二程論易。卽撤去。臯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

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藉。泮渙優游。強探力索之勞。化而爲從容寬裕之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於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抑橫渠之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擲撲不破。而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

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卽○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
如○是○爾○後○世○譚○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
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之十八終

學統卷之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

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
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必義先天之旨著書
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
洛蓬華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
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
先生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
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
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

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

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
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
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率
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
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
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
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
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
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先生

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

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旣葬，程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重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
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
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
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
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

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只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失於要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

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

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
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
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
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邵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
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
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蘊皇帝主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
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
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
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
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鳴乎
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
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
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

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嘿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
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
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
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
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扶○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
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此○

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白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

患○延○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

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

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雷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

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諡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夏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晦。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

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
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含
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
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
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
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
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
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
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

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會稽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於楊氏太元。嘗謂其見天地之性。而其書遠過太元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

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灰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卽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絳而六子橫等語卽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於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

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

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沉日晝升天也如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袞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

王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

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伯。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污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却。

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
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其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
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
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論
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
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於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
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於下學工夫不無少

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於○內○聖○外○王○之○指○迹○其○
所○見○殆○與○程○張○畧○等○爾○其○所○自○爲○傳○有○曰○舉○世○尚○
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
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
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答○乃○以○淺○淺○數○學○目○
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
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
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
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

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

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

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之牟利餬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

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之十九終